

於所遇輒得於已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兩處所
欣俛仰之間
陳迹猶不



张宗祥书苏诗行草卷

编辑说明

宋人「尚意」的美学思想对宋以后直到今天的书法发展影响很大。尤其自明清以来，书法家对书法形式美的探求与个人情意的发挥，与以往相比更加自觉。因此，当代书家，特别是中青年书法爱好者欣赏明清大家的作品时倍感亲切，由此也自然影响到自己的挥洒。这是时代的必然。为此，本社编辑了这套《名家书艺探源》的系列字帖奉献给广大书法爱好者。希望通过这有限的篇幅和力所能及的理论阐述，使大家在扩大学书视野的同时，也得到一些理论上的启发。

宣大庆藏



张宗祥书苏诗行草卷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满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外（下）水如天
 暮（云）收尽溢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看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明时
 野水参差落涨痕
 疏枝（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
 家在江南黄叶村
 癸卯闰四月书东坡诗
 张宗祥时年八十二

三雨枝青江水暖
 鸭先知菱荇满河
 北窗窗牙短正是
 江豚名上水时珍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明时
 野水参差落涨痕
 疏枝（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
 家在江南黄叶村
 癸卯闰四月书东坡诗
 张宗祥时年八十二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满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外（下）水如天
 暮（云）收尽溢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看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明时
 野水参差落涨痕
 疏枝（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
 家在江南黄叶村
 癸卯闰四月书东坡诗
 张宗祥时年八十二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



乱入船 满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



樓外水如天
暮云收盡溢清寒
銀



漢書卷之九 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长好







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明时野

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明时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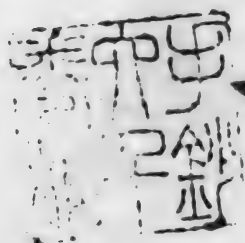
水参差落涨痕
疏枝欹倒出霜

根扁舟一棹歸
何處家在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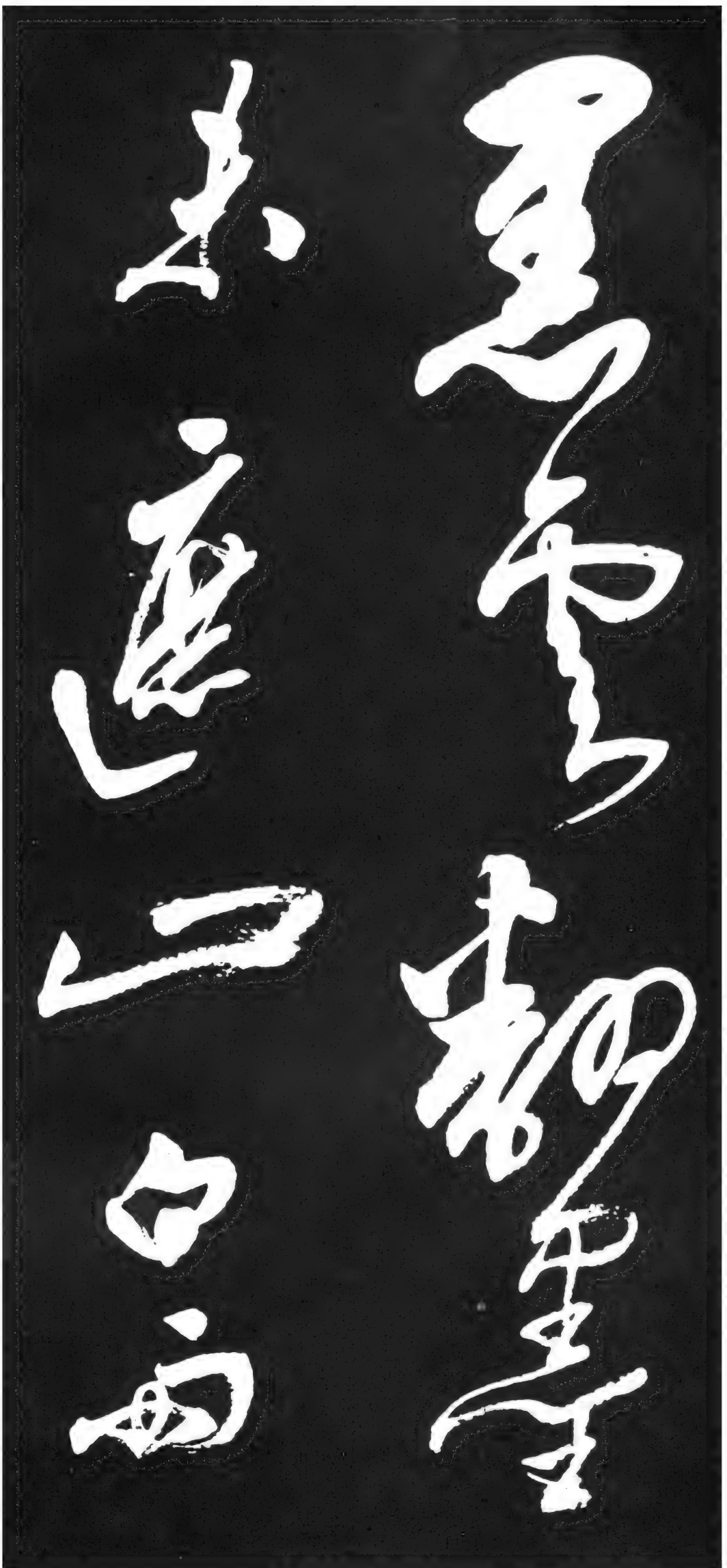
安東村

癸卯閏四月
安東村詩

張宗祥詩



放大本



跳珠乱入船
满地风

來忽吹散
望湖樓外
下

水如天
下
清
天
色





明月明年何处看
把酒问青天

竹外

桃花

三枝

外桃

春江水暖鴨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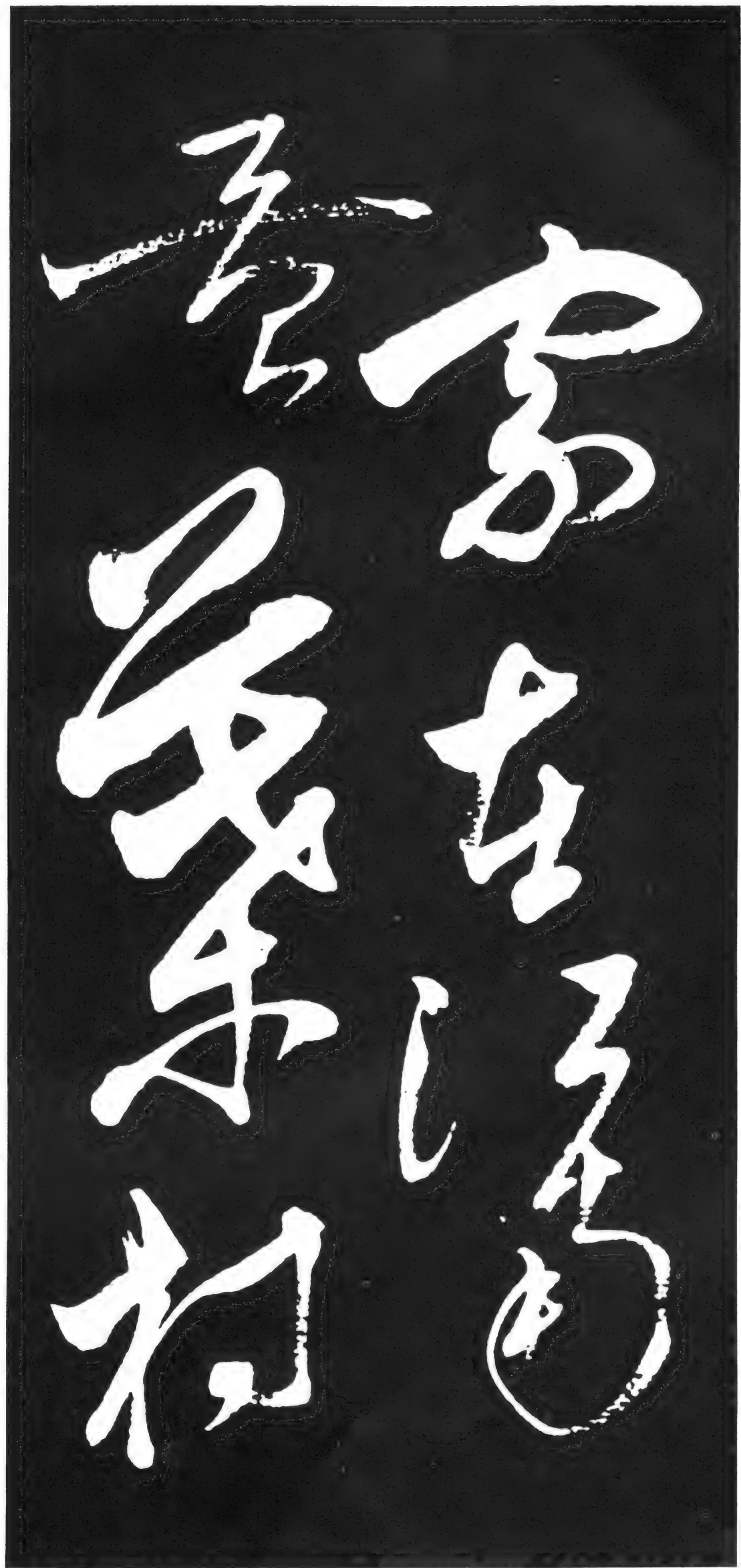
菱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春生发

是河豚欲上明時
野

山水之奇
石之怪

疎枝
生
霜
初
秋

扁舟一棹
归归何处



癸卯閏四月
上東坡詩

張宗祥



潇洒风流 「北海」再世

——析张宗祥

先师张宗祥先生七十九岁时，沈尹默先生曾填《临江仙》词一首向他祝寿，赞其是「潇洒风流」。高二适先生称他为「北海再世」。

张宗祥先生（一八八二——一九六五），原名思曾，字闾声，号冷僧，又自署铁如意馆主，浙江海宁硤石镇人。先生生前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省图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常委、民革浙江省委常委等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史考古学者、古典经籍校勘专家和大书法家。

张宗祥先生生前曾亲自告诉过我，他一生学书的经过。根据先生所述，我以为研究他的书法艺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三十岁前师学颜真卿。第二个时期，三十岁后易宗李邕，兼参临北魏六朝方笔之碑与汉隶。第三个时期，七十岁后书法为世所重，书名雄震大江南北。

第一时期

张宗祥先生幼时，承外祖公沈韵楼的影响，注重书法。先生外祖父，平生得力于颜真卿、欧阳询，以欧字作骨，而外貌似诸城刘墉。见其书者，无不以为法刘诸城也。

张宗祥先生父亲，一生专致力于颜真卿的《千佛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和《颜氏家庙碑》。

因受家学「学书当学颜」的影响，张宗祥先生在三十岁前，亦师颜鲁公。先生从小勤学苦练。每天清晨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写字，写了四五十个大楷后才去吃早饭。其时，书桌旁放有一块大方砖，一有空就拿起笔来写，既方便，又不费纸。先生十岁，初学颜真卿的《多宝塔》。十五岁，临《颜氏家庙碑》。十七岁，参临小字《麻姑仙坛记》。

张宗祥先生早岁学颜，特别是学颜的《多宝塔》，对他的一生学书之起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先生曾说：《多宝塔》，是颜真卿「四十多岁时写的，属他的早期作品。其楷法也是平稳谨严的。在

此碑，还看得出它受欧字、褚字的影响，也较适于初学颜字的人作临摹范本”。此碑，「总的特点是：秀劲腴润，瘦不剩肉，健不剩骨。与他后来雄浑古健，丰腴开朗，是截然不同的」。（见拙文《张宗祥论书法》，载《浙江近现代书法研究文集》。以下引张宗祥先生论书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该文）颜字用笔横轻竖重，而他的字形结构宽绰，端庄平稳，表现出雍容大度，开阔雄壮的气概，这对张宗祥的书法运笔及字形结构上的独特艺术风格，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影晌。

张宗祥先生二十二岁，得旧拓《淳化阁帖》，始习行草，尤好二王法书。同时，间临颜真卿的《与郭仆射论座位书稿》、《三谢帖》和大字《麻姑仙坛记》。先生生前非常喜欢颜真卿的《与郭仆射



《华山碑》



《张猛龙碑》



《龙门二十品之一·魏灵藏造像记》

论座位书稿》、《祭侄季明文稿》、《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稿》。他对我说：「这三稿虽草率，不经意，但其笔法之佳，当堪称右军之后第一人。」他还指出，观此墨迹，「可医学颜字者犷悍臃肿之病。盖颜出于王，此文大可证实也」。他甚至还对我说：「颜真卿的行书比楷书好。」他始终认为，颜真卿之书沉着雄猛，有不可挠之志。

第二期

张宗祥先生三十一岁时，方易宗李邕，改写李字。先生自颜学李，是从明拓本的（肥者绝少，「夫人窈氏」四字极清晰）《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着手。先生三十二岁那年，益肆力临习《云麾将军

感一觴一詠之興，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虞世南临《兰亭序》

碑》。据先生自云，他临此碑，一临便是六年。自此之后，先生一变颜平原之习，略能悟唐人用笔之法。三十四岁，先生得李邕的《麓山寺碑》、《法华寺碑》，又恣临之一、二年。

李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乃摆脱形迹，自具风格。魏晋以来，碑铭必以正楷书之，而李邕始变王字行法，以行书书碑铭。故李邕一生所写之碑，几乎都是用的行书之法。自此之后，亦为后世效法。李邕的代表作，是《云麾将军碑》与《麓山寺碑》。后世师法王羲之的行草，亦较多先从这位北海太守李邕入手。张宗祥先生曾对我说：李北海的字，「倜傥沉雄，其笔法端庄沉着，气势雄伟。他法二王，得二王之神，开后来米、赵、董支派」。先生学

李，极善分析与研究，他在《临池一得》中写道：「李字《麓山》坚挺，《法华》姿媚。《麓山》虽用逆笔而不显。《法华》顺字太多。故学《麓山》，伤之板滞，学《法华》，伤之圆俗。盖不得其用笔之法故也。《李秀碑》纵横厚重，实在小《云麾》之上，而笔法亦不甚清晰。当然《思训碑》，学之易流入凋疏无力。然予必欲以此为人手之基者，实以其用逆笔及其他转折顿挫之处，皆有迹可寻。自此入手，则大令遗法确然具在，不致模糊难识也。」

张宗祥先生知《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之短处，又以为李北海力薄，遂「上追」肆临六朝方笔之碑及汉隶四、五年。这段期间，先生大量地临写了《龙门造像记》与《张猛龙碑》，并兼习汉隶《史晨

碑》、《西岳华山庙碑》。

自是二十四岁始，直至三十八岁，先生皆各碑参互临习。

张宗祥先生三十七岁时，曾以案牍之暇，随笔写三、四日，成《书学源流论》一卷。此书不偏重碑帖，各揭其利弊，亦略异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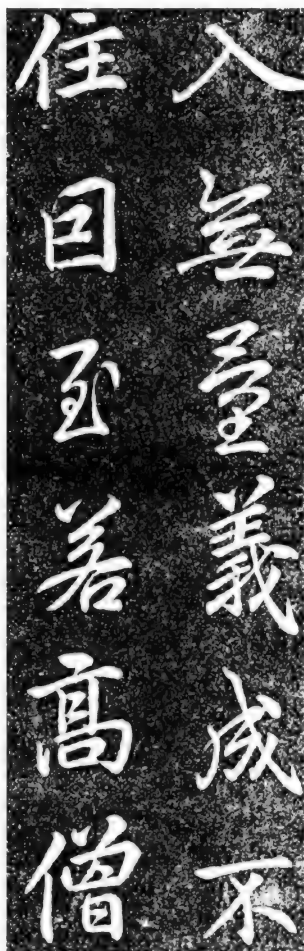
对于碑帖之学，先生从来主张：「碑帖均有是处，也均有弊处。故不能尊碑压帖，也不能尊帖压碑。」「传世之碑，刀多笔少也。刀笔不分，而劝人写碑，流弊不胜言，学者审之。碑之误于刻，则可知帖之亦误于刻。倘能从笔法研求，自无诸弊。惟帖翻刻至多，遂至失真愈甚，不可不知。」故先生一生既学碑，又学帖，从无主碑、主帖之说。他的书法，既有碑之雄俊伟茂，又有帖之清气逸韵。

张宗祥先生指出：「《龙门二十品》是龙门造像的代表。龙门造像，风趣各异。」先生又说：「《张猛龙碑》笔法简练，字体略耸肩，此北魏书的特点。《张猛龙》结构精绝，变化万端，历代书家都以它为正体变态之宗。张宗祥先生后来所书的楷书、行书，以及行楷等，也都有「略耸肩」的现象，可以这样说，其源出于《张猛龙》也。」

这个期间，张宗祥先生并兼习汉隶。隶书多平正。隶书之波磔的一笔，其一波三折更为明显。此外，篆隶重「涩」。涩，就是用笔



李邕《李秀碑》



李邕《法华寺碑》

不得滑过。涩进，必得用逆势。故学隶，易得用笔古拙之味。这正如先生亲授我书法时所说：「秦汉之书之高之妙，就在于用笔拙。拙乃古，故不可及也。」

这一时期，亦是张宗祥先生能成为近代书坛一大家的重要形成时期。张宗祥先生本来是学颜字的，后易宗李字，再参以北碑《龙门造像记》和《张猛龙》的笔法，就建立了自己的「颜底李面」的

多寶佛塔證經之跡現
發明資乎十力弘建在

顏真卿《多宝塔碑》

刺史上柱國初封丹

侯自以清酌示

贈贊善大夫王

顏真卿《祭侄文稿》

狀清風故得身畫凌煙
藏太室之廷其威夫何

顏真卿《爭座位帖》

書風。

至于先生学李北海，怎么会酷似董其昌呢？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我曾问过张宗祥先生。当时，先生明确地告诉过我，他没有学过，也没有临过董其昌的字。他以为：董字虽「集得大成群帖学」，「胸襟虽清旷，书学则仅至唐人。故凋疏之弊，在所难免」。这里，我们暂且不管张宗祥先生的这一否认，是否令中国当代书法家和书道研究者信服。但他们的来踪去迹，我以为是有其相同之处的。即，董其昌学米芾、李邕，张宗祥学颜真卿、李邕，他们在师承李北海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加上董字风靡一时之影响，故张宗祥先生之书，沉着痛快处似李北海，潇洒飘逸处似董其昌，也是在所不免的。

第三时期

张宗祥先生七十岁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创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面貌。先生平生多写行书、草书，写起正楷来，亦常用行书的姿态，写出来的字，潇洒风流，笔势雄健，似「北海再世」。

此时，张宗祥先生尤为注重书法作品中的「气」。他以为：「观书者，都是先观其气象，而以笔法为枝节的。」他还说：「写字要气满。气满，乃能积健为雄。」故先生之书，特别强调「气满」。只有「气满」，才会笔势淋漓酣畅，神采横溢，观者才会有振奋之感。为

此，张宗祥先生的书法艺术又一特点是，各字、各行之间彼此顾盼照应，一气呵成，精神饱满。对分行布白非常注意。特别是先生的行草书，挥毫落纸，既照顾到行间，又照顾到整幅、全局。别人书法，一字一字看，他的书法，要一行一行看，整幅整幅看。就整幅来看，往往就像一个字一样。这正是先生「气满」书学理论在他自己作品中的实践与应用，给人以一种浑然一体或「一笔书」的感觉。这时，先生已人书俱老，既从未写坏了字而换纸，也未见过败笔。他的书法，为世所重。

张宗祥先生一生学书，取法至唐代而止。唐代以下，仅作参考而已。先生八十岁后，亦只临王羲之的《兰亭序》与李北海的《李秀碑》，偶尔亦临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按先生当时的话是：「已『无力可以兼顾矣』」。

这一时期，张宗祥先生书艺虽然盛名天下，但仍上追二王，不断进取。先生年七十后，每日清晨起身活动过后，必在进早餐之前，总要临一通王羲之的《兰亭序》。除临帖之外，先生的每日必做「功课」，便是读帖。先生把玩的一些法帖，在其字旁之空白处，往往都用蝇头小楷写了很多眉批和注解。先生年八十开外之后，仍要临《兰亭序》。先生以为：「天下行书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第一。」王羲之的《兰亭序》，章法之妙，实为从古至今所流传的法帖之冠。此外，先生还进一步学李，仍临写李北海的《李秀

碑》。

这里，有一个有趣且共同的现象是，在一些大书法家的晚年，他们都往往要不约而同地重新去认识二王，反归二王，都要进一步攀登书法艺术的高峰，反过来再向「高不可攀」的《兰亭》进军。一些有成就的书法大家，由于来不及向《兰亭》进一步「攀登」，临终之前常常要发出「遗憾」的感叹，抱「恨」终生！

张宗祥先生写字、作书，几乎专用紫毫，但他从不择纸、择笔。他的用笔，总是使锋外拓。历代书家论二王法书时，常有大王内挾，小王外拓之论（其实，王羲之用笔有外拓，也有内挾）。内挾，是以骨气为上之书，外拓，是以筋力为上之书。由于张宗祥先生学李北海，而北海宗献之者多，故先生之书独多外拓。先生之书，亦以筋力为胜。尤其是先生的小字，深受王献之十三行的影响，写得开展，使用挺劲外拓之笔更多，故自然看去爽朗、精采，高人一筹。

张宗祥先生在用外拓之笔的同时，尤善用逆笔。由于善用逆笔，故先生的用笔，尤为挺劲有力，其字亦尤为沉着痛快。先生之逆笔及其他转折顿挫之处，皆得之于六朝方笔之碑，特别得力于《张猛龙碑》。因为，李北海的《麓山寺碑》坚挺，但用逆笔处还是不够明显。而李北海的《法华寺碑》姿媚，则顺笔为多，逆笔为少。李北海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学之虽易流入凋疏无力之病，

然其用逆笔及其他转折顿挫之处，皆有迹可寻；王献之的遗法亦不致模糊难识。细观张宗祥先生之书，《张猛龙》的逆锋起笔，逆锋用笔，还是处处可见的。先生亦曾数次对我说：「作书，「要多用逆锋起笔」。「起笔用逆笔，最得势」。「外拓之笔，也要善用逆笔」。「学我挺劲外拓之笔，尤须注意。善用逆笔之处，至要，至要」。张宗祥先生之书，起笔用逆笔，用得最多，故最为得势。

张宗祥先生在用外拓之笔、逆笔的同时，主张用笔要快。他曾反复说过：「晋人写字，旋风使笔，用笔都很快。」「作字须胆大，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但初学书法，用笔应慢。待有了一定的基础与法则之后，就不能死守初学用笔之慢的要诀。用笔太慢，写出来的字根本没有神气。用笔慢以取妍，用笔快以取劲。先必能快，然后为慢。这诚如张宗祥先生在《临池一得》中所云：「用笔迟钝，遂失字神。倘能运用快笔与悬腕，复何异乎？然执笔大忌过低，低则虽快，而神亦不全。况执低笔，必不能真快也。」所以，当我们在欣赏张宗祥先生的每一幅书法作品时，往往都可以看到他「落笔如飞，千字立」的情景。

张宗祥先生亲授我书法时，曾深刻指出：「书法之妙，全在运笔。」「写字作画，一定要讲究笔力。笔力，是一件作品的艺术生命。」「笔贵有力，力贵有势。」当然，字之好坏，书之优劣，不专在力。但没有笔力，其书之精神就根本表现不出来。

这件《张宗祥书东坡诗》的横披手卷，是先师张宗祥先生于癸卯（一九六三年）闰四月（五月——六月）专门为我所书的，没写上款。当时，先生已年逾八十二岁。先生书毕，我带回美院后，许多老师、同学见之，无不以为此是张宗祥先生的一件精品。「文革」前，我将此件作品连同其他几件东西一并送进裱画店装裱，此后裱画店竟不相还。后经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相催逼还」，此件作品总算于七十年代回到了我的手中。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欲印影出版，以饯同好，并叫我写篇文字以述张宗祥先生的书法源流。抚摸先生此件墨宝，我不禁感慨万分。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杭州西湖四眼井 宣大庆

责任编辑 俞建华
装帧设计

张宗祥书苏诗行草卷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169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2 印张: 3

印数: 0,001—5,000

ISBN 7—5340—0393—8/J·338

定价: 3.50 元

娛信可樂
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
悟言一室之內
或取諸託放
浪形骸之外
雖
不同當其欣

